

我想说的，在我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

23 期多友王鑫

坐在朝南的窗口，向外望去，斑驳的树枝上已经有一簇一簇的绿芽儿，再远的地方是一丛一丛的连翘花儿。从香港回来已经有半月了，可是时间和记忆都停留在香港、城大以及海棠轩，不愿走开，那些细碎如针脚的一样的往事，绣在了记忆的锦缎之上，华彩、珍贵而且盛大。

每次翻看在香港的访学记录，仿佛将那些短暂而又美好的时日，重新来过。生命中所有的遇见和改变都是命中注定，遇到的人和经过的事儿，历经时间的擦拭更得见其光芒。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让人失去了感受存在的可能，但是总有一些时候，让你突然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仿佛被某种神性的东西召唤，就在那样的一些时刻，你仿佛置入了林中的空地，有一束光芒从天空落下，照亮你，让你体会到不可方物的美好，获得不断前行的力量，也许在那样的一些时刻，找回了出发时的理想和最初的本心之愿。

城大访学，或许就是生命中这样的一些时候。

一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不是因为 2014 年的那一次工作选择，如果不是因为 2015 年 7 月与李老师有过一面之缘，如果不是因为四月工作的繁重而选择三月这一期，那么我就不会来到城大，不会成为多友，不会遇到城大媒体与传播系的各位学者，不会结识海棠“七小仙儿”（本来是八仙，曹书乐因为有家人，所以未与我们同住），不会有醍醐灌顶的启发，和听着学术报告都会有的激动和感动的心情，更不会遇到那些前辈学者，在行山的过程中感受到学术名家的风范和境界。那么，2016 年的三月还将和往常一样，有风沙、有雾霾、有一成不变的生活和按部就班的工作，它将和所有的三月天一样，被遗忘在时间中。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命中注定。

时间：3月1日。上午10点半。

我托着大大的行李箱走出了香港九龙塘地铁站。藏蓝色的风衣、浅蓝色的牛仔裤，白色帆布鞋。站在又一城这边的马路上，看到了对面“香港城市大学”的徽牌，内心有些许的激动。

不知道未来的这一个月会发生什么，所有的不确定性都让城大访学充满了期待。住在一个距离城大十五分钟路程的地方，这是基督教女子青年旅社，但是，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名字“海棠轩”。院子里也有亭亭如盖的树，庭阶也是寂寂，小鸟来啄食，人至不去，树影斑驳，风来影移，远山如笔架，物境竟如此熟稔，丝毫没有陌生之感。

这一天，认识了同期访学的另外两个女老师，来自中山大学的陈敏老师和延边大学的徐玉兰老师。在以后的每一天里，小敏和玉兰姐成了习惯性的称呼。微信群里见过了朱鸿军和周逵的照片，微信和陈经超交流过。告诉李老师，平安抵达，唯恐师念。

时间：3月2日，9:30分。

地点：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 M5053

从海棠轩拾路而上，约30分钟，来到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香港的蓝天、阳光与设计巧妙的白色大楼呼应，建筑之美呼之欲出。

在这里，见到了干练热情的 Kitty，细致周到的 Hedi 以及巧笑倩兮的 Dudu。她们让我们见识到了城大行政工作人员的专业、严谨和周到。



在这里，也见到同期的@书乐、@周逵、@朱鸿军以及@陈经超。

参观了媒体与传播系的实验室，高端、时尚、科技，对空间的利用显现出设计者的智慧，以生为本的实验室设计和管理，真正的让这一实践平台发挥作用，心里默默的问，我们与他们的距

离有多远呢？要走多久才能抵达？

上午 10 点，M5053。

终于见到了李老师，朝圣的心情与回家的感觉让这次访学充满了智慧的启迪与生活的温暖。李老师介绍了这个项目，也谈及了遴选过程的艰难，他不断的



强调：“不是他们不优秀，而是我们能力有限，不是申请者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老师的风格如此谦逊和绅士，让我们的心头一暖，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为了给内地更多的青年学者创造机会，李老师和他的同事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感受得到。

城大不大，但是设计非常复杂，复杂中又贯通着简单。熟悉之后，发现每一处都非常的人性化，大楼的设计贯穿着英式的思维和逻辑，在香港如此珍贵的土地资源中，人的创造就是不浪费

一寸土地，借地利而通向人和，这是建筑的价值。

这一天，我们认识了城大。

这一天，我们也认识了城大媒体与传播系的诸位老师。第一次谋面，聚餐，我们七个人都非常拘谨，一瓶红酒居然都未还未饮尽，据说李老师至今仍“耿耿于怀”。

二 听，说。

请允许我的这种记住。

时间 3 月 3 日 Marko Skoric 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4 日 李金铨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7 日 周南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8 日 何舟老师 地点凤凰卫视

时间 3 月 9 日 林芬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10 日 李金铨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11 日 林婉莹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15 日 蒋莉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16 日 李宇宏老师 林芬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23 日 梁励敏老师 地点 M5053

时间 3 月 24 日 李金铨老师 李喜根老师 地点 M5053

每次思想分享的过程都是一次思维、视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被冲击的过程，既有那种拨云见日的喜悦也有对自己不足的忐忑不安，这种高密度学习和交流的过程，让学术感觉如流水般汨汨而出。

坐在 M5053 简约、现代、时尚的会议室里，远处就是香港的笔架山。我们的视野也从这间小小的会议室，抵达了更远的地方，那个更远的地方在哪里，可能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一定比我们想的更远。

李金铨老师带领大家做的两次研究分享，同期多友讲述了自己研究的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研究的困难。服膺李老师的见地和视野，他对每一位多友研究的内容、思路以及困境都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并且还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那一刻，仿佛聆听一位武林宗师将其修炼的“武功秘笈”传授给年轻的“剑客”，很享受这样的一种学习过程，每次分享，我们都会忘了时间。李老师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但没有乏累之感，而且兴致盎然，当一个人有以之为乐的志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李老师与我们分享的是他的学术研究经验，其意在于让我们更好的知晓如何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像一个医生一样，把脉出我们这些青年学人学术研究存在的“病症”，但他绝不是用居高临下的方式，而是在娓娓道来中，将所有的问题铺展开来，然后“开出方子”。在这一个月里，李老师把很多的时间都给了我们，三次分享课，一次沙龙，四次行山，两次聚餐，还有李老师专门到我们研究室和我们聊天，这种得到“真传”

的喜悦让所有人每天都以超越平时几倍的精力去学习和发现。

除了李金铨老师，媒体与传播系的每一位老师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发。记得何舟老师的一句话，“我们媒体与传播系有世界上一流的老师”，这句话真的不错。这一个月里，我们分别在 Marko Skoric 老师，祝建华老师，林芬老师，林婉莹老师，蒋莉老师，小林哲郎老师，梁励敏老师，何舟老师，李宇宏老师，李喜根老师的课堂上，感受到了与欧美同步的传播学的研究方向、方法和范式。



喜欢林芬老师燃烧的“小宇宙”，欣赏她“在路上”的勇气和率性，以及那种对神性美好之向往，她将现实和梦想有机的结合，工作中，她用专业的见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学者理想的模样，同时她又有着对梦想的行动力，难以想象她娇小的身形在世界著名高峰上攀登的样子。除了李金铨老师，林芬老师是唯一一位给我们上过两次课的老师，特别是她关于论文写作经验的分享，让我们这些多友极为激动，因为她不仅告诉了我们怎么把自己的问题变成别人的问题，而且还把她在国外读书期间写作课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了我们，对林芬老师，我们除了喜欢还有敬重。

欣赏林婉莹老师。喜欢林老师的声音、气质和她讲述问题时清晰的思路和层次感，她研究的内容需要心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真心佩服林老师的研究视域之大以及理论视野之宽，并且在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方向上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欣赏小林老师。为了更好的与我们交流，他提前一天给我们了全部的PPT。由于我们没有把握好老师的讲课节奏，在他刚开头部分里就与他做了深入的沟通，使小林老师没有时间分享他研究最精彩的部分，可爱的小林老师，稍显有些意犹未尽，要不是后面的日程安排很满，我们一定会再请小林老师分享一下的。大家说，一个人怎么可以颜值这么高还学问做的那么好呢？

欣赏蒋莉老师。非常年轻但是做学问非常的严谨的一位老师，她将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包括她现在从事的健康传播在研究方法上的困境，都与我们进行了交流，坦诚、真挚而又专业。

欣赏 Marko Skoric 老师。他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解答的开阔有度，作为第一次分享，令我们印象深刻。

欣赏梁励敏老师。非常优雅美丽的一位老师，恬淡中能够感受到她探索的热情和发现的眼光。梁老师是所有老师中唯一在分享中以将媒介与文化研究关联起来的一个老师，因为与我们其中的一些人的研究方向非常接近，因此，讨论积极，信息量极大。

欣赏和喜欢何舟老师，非常幸运，在访学期间，何舟老师带着他的研究生和我们一起参观了凤凰卫视。这次参观，何舟老师介绍了凤凰卫视的“前世今生”，也谈到了新媒体冲击下的电视发展，语重心长。虽然他对电视的没落感到无可奈何，但是他说未来是多屏的时代，视频发展的时代，这些从事广播电视学习的同学，还是有前景的，这个光明的尾巴，让一切有充满希望。后来的分享课，我们上了三个小时，却仍旧意犹未尽，何舟老师是一个有情怀的老师，其评论深刻、犀利，语言又通俗率性。这些不能掩盖何老师对个人以及国家充满的深切关怀，当他谈及个人的成长历程的时，一度有些动容。大历史让每一个人都承担了代价，时过境迁，还有谁记得那些被历史撞击过的灵魂，虽然不再痛了但是伤痕依然存在。

欣赏李宇宏老师，李老师是这些老师中偏向于实践的一位老师，她的声音真好听，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盘，气质典雅大方，她讲述了和学生一起构思选题以及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并且告诉学生需要进行怎样的理论学习才能在纪录片中发现你眼睛看不到的内容。有些选题对于学生来讲，好像隔世的历史，但是，她非常有勇气，仍旧让学生们坚持拍摄，因为没有什么比个人经验更能和历史对话。

李老师还送我们两套光盘，《父辈的文革》和《族迹》。

欣赏祝建华老师的简洁和透彻。他的分享课《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和传播学研究》，对我来讲是全新的，求知的热情以及这种研究范式的陌生，让我既兴奋又诚恐。祝老师带我们参观他的大数据实验室，倍受震撼，也让我们更加尊重老师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

欣赏和李喜根老师的斯文和儒雅，在他慢条斯理的讲述中，为我们系统的呈现了传播学理论的谱系和发展，以及理论创新之难的原因。我们的每一次发问，李老师都耐心从容的为我们分析，并提出他的观点，李老师学问做的扎实、深入，为人又十分谦逊和内敛，感受最大的是与李老师的交流的过程毫无紧张和压迫之感，获益良多。三个多小时的交流，让大家仍旧恋恋不舍。李老师，若有缘我们集体回归，一定请您吃饭，把那天没有尽兴的话题继续。

感谢营销系的周南老师。他讲的产品、品牌和名牌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做学问之间的关系，对我们启发甚大。对于做学问的本土关怀和国际视野之间的关系辩证阐述，颇让人敬佩。结束之后，周南老师主动提出和我们拍照，以及加入我们的微信群，还邀请我们一起去爬笔架山，虽然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未能成行，但仍感动于周老师的热情和真诚，特别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思考让人肃然起敬。

喜欢并且感谢 Kitty，以及 Hedi, Dudu。当我们从凤凰卫视参观结束之后，Kitty 和 Hedi 带领我们从大埔墟海滨公园一路走下去，也许只有这样的机会，才可以深入香港的内部，看他们安静的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一路上和 Kitty 聊得很开心，聊香港的过去，聊香港的文化、影视和生活。她说她也在淘宝上买东西，也追大陆连续剧。她说以前很少看的，觉得服装都不好看，现在她很喜欢看，《甄嬛传》，《芈月传》还有《明妃女医传》等等。我也向她说起曾经香港影星去内地所受到的喜欢和追逐。Kitty 带我们来到了大埔墟的市场，请我们喝了豆腐花、豆浆，真的很好喝。也许越慢越有味道地方，才可以把食物做的那么好。感谢 Kitty 帮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还带我们走进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有机会了解香港，理解港人。

对于每一位老师，都是欣赏和喜欢有加，每一位老师在其研究领域所表现的专业性，与我们交流和交往中的优雅和真诚，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城大媒体与

传播系学者的魅力。似乎语言不足以表达我们的谢意，就让我们深鞠一躬吧，谢谢所有的老师。

三 无目的的美好

审美就是超越了功利性和实用性，而获得的从耳目、到心意、再到志神的愉悦。无论是在香港的行山，还是在街头无目的的闲逛，都是一次审美的过程，是一次内心向世界敞开的过程，也是一次世界在内心重新映像的过程。不仅如此，那些山间小路上关于历史、社会、文学、政治、文化、传播的一次次聊天，少了办公室里学术会议的那种拘谨、严肃，思想和灵感也仿佛在也自然的纯美状态之下，有如神启一样，清晰透彻的流淌出来。

香港访学参加了李老师行山队的三次活动，从梅窝到大屿山，从马鞍山到西贡，从太平山底到太平山顶，每次的体验都颇为不同。

第一次，从梅窝而至大屿山。过海行山，立山望海，仿佛海上真有仙山，遥在苍茫云海之间；一路上看到了沙滩上休闲的水牛，看到了海上有仙山的妩媚，看到了小狗与海鸟的嬉戏，看到了很多弃置的旧屋；也看到了香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香港之法治，这次走的路以前不曾走过，以后估计也没有机会再走。在香港的村子里吃饭，虽然简单，但是环境一样的干净整洁，饭菜有滋有味。我们不仅体验到行山之乐趣，更重要的是认识了香港，不是教科书中香港，不是报纸新



闻中的香港，也不是影视剧中的香港，而是一个真实的香港。

第二次，从马鞍山而至西贡。雨后雾中行山，丝丝雨雾，环绕大山之间，宛若仙境；但是雾气很干净，与草木之香混合在一起，让呼吸非常的舒服和畅快。我们经常闭上眼睛，用鼻子狠吸一口气，好像让所有的负氧离子能够在我们的身体里旅行一次，因为，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清澈干净的空气了。我们这些整日在教学科研压力之下的青年学者，很少有这样长距离的行山，但是，在与老师和多友们一路欢畅的行进路上，丝毫不觉劳累，反而兴致盎然，老师们也对我们这一期多友的表现大为赞赏，我们笑纳并且深以为然。其实，我们不在乎行山路途有多远，或者是有多少难度，而在乎谁和我们一起走。与这些让我们仰视和尊重的前辈学者一起行山，不仅是一次身体的远足，也是一次精神的远足，让我们的情感和心灵抵达了我们不曾去过的地方。李老师、张校长，张老师，人好，又是名家，亲近随和，毫无距离感，有高山之高，又虚怀若谷。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此吧。

第三次，从太平山底而至山顶。我对太平山的最初知晓，大概是小学时候听到电视剧《乱世香港》的主题歌，“太平山下不太平，乱世人生乱世情”。后来，一个人来香港自由行，曾经乘坐上山的小火车来到太平山顶。这次是从山的另一侧从山底而至山顶，攀登而上，一路上，可见高楼就建在半山腰上，雾霭山岚环绕高楼，活脱儿仙境。这条行山之路，用师母的话讲，是中等难度，但是因为一路向山上，颇有几分辛苦，但是风光随路而变，时而仰一山之高，时而望一山之远，时而俯一山之深，太平山仿佛变换模样，待我们端详。行山亦如求学，用多少心力，就可见多少风景，甚至有的时候，只有一条路通向远方，即使尽心竭力，也无法抵达。行山的时候，将人生与问学、求学关联起来，既是身体力行，也是内心的自我锤炼的过程。

每次行山，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解诗、品诗和读诗。或于山间小亭，或于林中空地，或在观海小站，总能找到与诗歌、风景相匹配之地。张隆溪教授是比较文学专家，张宏生教授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两位张教授对中国古典诗词研究颇有造诣。他们选的诗，并非耳熟能详，但是颇应和我们行山之彼时彼景，比如李弥逊的《春日即事》，“小雨丝丝欲网春，落花狼藉近黄昏。车尘不到张罗地，宿鸟声中自掩门”，恬静中有一丝淡淡的情绪，也如小雨丝丝，

似有还无，哀而不伤，正和当日之春景；比如秦观的《春日》“一夕惊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多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将春日雨后的充满着光泽和色彩的情状描写的生动而形象，芍药落雨而含泪，蔷薇淋雨而柔曼。雨后的山中，云雾缭绕，虽无太阳而让万物充满色彩感，但是朦胧烟雨之中，也像一副春日铺展的水墨画。最令人开心的是所有行山队员用自己方言读诗，书乐和鸿军，来自江浙之地，吴侬软语，也保留着部分古音，因此诗歌在他们的诵读声中颇有一番味道。刘鹏兄虽然已经“很上海”了，但是他作为河北沧州之人，仍旧保留着铿锵有力的豪迈气势，想来让他读苏东坡的诗词会更好；经超是台湾人，他的台湾话也让我们听起来韵味十足；玉兰姐是一个语言天才，她能自如的转换南韩和北朝之间的语言特质，为我们朗诵了迥然有异的诗歌风格。方言就是文化，我们想保留文化，方言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



行山的所有的老师们，都是令我们尊敬和仰视的。记得从中环码头乘船去梅窝的路上，和城大荣休校长张信刚教授的一路攀谈，作为辽宁的老乡，关于家乡的记忆和想象如同看照相本子一样，一幅一幅的呈现出来。故乡，就像一个符号，成为所有离乡的人共

同的语言。张校长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前辈长者，他是从事生物工程研究的，现在对“一带一路”的文化感兴趣，为此，他一个人前往苏门答腊岛去考察，当一个人不为外在压力而做事，而只是为内心的想法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是一种自由，更是幸福的，充满着美的感觉的。后来，张校长送了我一张名片，看到名片上华丽丽的介绍，我好像无法将他和眼前这位亲切、随和、谦逊的长者联系起来，张校长让我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太平绅士”。

师母是行山中最亮的一道风景。不仅是行山，整个访学期间，因为师母，此次访学有了和家一样的温暖和美好。师母是行山队的组织者，每次行山安排的文字内容，雅致端庄，亦如师母其人。师母在行山时的身姿和笑容，让我们尤为

欣赏，师母的内在修养和外资气质达成了和谐统一，恰如孔子所言的君子气质“文质彬彬”，师母也成了女生对未来自己的理想的想象。

访学不仅是图书馆查询资料，也不仅是会议室中的学术交流，也是造访一种文化，了解一种生活方式，认识一些人，还有深入一个城市的腹地去了解它的最日常的烟火气息。我们在能走路的地方一定不会坐车，我们在能出行的时候一定不会宅在屋里；除了和老师们的行山，我们自己也无目的的逛了很多地方，更加了解香港这座城市，以及港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更能体恤他们的幸福和焦虑。



早上，我从海棠轩出发，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的走在香港的街头。三月的香港，高大笔直的木棉树上没有一片叶子，硕大的红色的花朵和舒婷的诗歌中描写的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木棉，它的树干和枝条是那样的坚实有力，而它的花朵是那么的美丽、大气和真诚，以木棉隐喻橡树的恋人，这个比喻绝妙。我顺着一条路走下去，遇到转弯的街角，就继续走下去。

清晨的风干净且湿润，街道整洁，人很少。

路上，我看到他们早起工作的清洁工，四目相对时我冲她们微笑，她们也回我以微笑，然后用香港话表达着某种问候，可惜，我听不懂，只能弯腰谢意，继续微笑。

我看到站在街边的警察，从他的身边微笑经过，他也会冲我微笑。

我看到提着篮子的菲佣，她们看起来很小心翼翼，我们迎面走过，我依然会微笑，她们会报之以更加温暖的笑容。

我看到清早有工人在修缮教堂前的路，当我从他们身边经过，他们马上停止工作，生怕灰尘弄到我的身上。

feel like spring.

感觉像春天一样，不，这就是春天啊。

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公园，后来知道这是距离海棠轩最近的花墟公园。里面环境清幽，各种各样的花朵静静的开放，锻炼的人也都是老年人，有的在打太极，有的在跳舞，和内地街心公园锻炼的老人一样，就在这一刻，香港仿佛内地。

香港在内地人心中有特殊的位置。当大批内地人涌向香港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香港有便宜的奶粉和迪斯尼乐园，最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想看一下那个神秘的充满着回忆的地方，这种回忆是港片、港星、港剧以及香港歌曲建构起来的世界，她是遥远的东方之珠，也是内地很多人心中的梦。看着香港这些普通的市民自由悠游的生活，我能想象到香港对内地自由行开放之后，大批内地游客涌来的时候那种状态。香港的地方太小了，容纳不下那些热情，香港这个地方太规矩了，容纳不了内地人的随意和任性，香港这个地方太安静了，容纳不了成群结队的内地人的喧嚣。所以，有了排斥、有了冲突、有了隔阂。如果内地比香港更发达、更法治也更有规矩，也许，香港人会敞开怀抱。



我们经常在香港的街头游走，不是非得去什么地方，路过了就去看看。我们穿越过狭窄的满墙涂鸦的小巷去香港浸会大学，可以再听完报告之后，在浸会大学的咖啡店里闲聊一个下午，照李老师讲的，将“八卦学术化”。

我们在好彩享用过最好的港式早茶之后，去逛香港的诚品书店，可以再书店里慢悠悠的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光，那些书真好看。

我们可以压缩了购

物的时间，奔跑着穿过街区和小巷来到历史博物馆，只为赶上一场普通话的讲解，尽管教科书上关于香港的历史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我们需要在器物和文化中发现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香港。

我们在去南丫岛候船的间隙，还逛逛中环码头以及船舶博物馆。

为了了解英国殖民者最先抵达的赤柱，我们顺路见识了香港最好的海湾，深水湾和浅水湾。

为了一次饕餮大餐，我们重返西贡，在洪记海鲜城里，沾李老师的光，找到了大堂经理，她是城大毕业的，自然就给我们些优惠。1200港币的一次海鲜大餐，终身难忘。

为了不浪费一次出行的机会，我们从西贡一路舟车，来到了传说的大美之境塔门岛。野牛和坟地都很多的塔门岛有着非同一般的景色，当我们站在叠石的位置，看着那么湛蓝的天空，和墨蓝色的大海以及海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内心空旷极了。我们好希望时间慢下来，让我们多停留一会儿，再一会儿。

我们在两档电影的间隙，来到旺角的某个街边的小店里，吃好吃的美食和美味的小点，不知道再次回来，我们是不是还能找到那家小店。

我们熟悉港铁的程度胜过自己生活城市地铁；这一个月走过的路差不多是我们一年走过的总和；我们开怀的大笑丝毫不介意眼角是否又增加了笑纹；这一个月的身心状态是多年以来最好的状态：



每天可以很晚睡觉，第二天可以很早一起来，然后精力十足的上课和闲逛。我们可以一晚上看两场电影，丝毫不觉得辛苦，现在想来《荷里活的黑名单》这部电影配得上它的殊荣。

我们从海棠轩一次次出发，又在夜晚一次次回来，那条长长窄窄小巷，留下过一个人的身影、两个人身影、三个人的身影，七个人的身影。虽然出行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但是过程是无目的的，我们自由自在的感受、体会和发现这座城市，这里的人，这里的生活。在我们学术交流之余，这些内容丰富了我们的见识，也启发了我们的思考，学问可以在书斋里做，但是学问还必须关联生活、关联人和世界。

四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每次在多闻雅集里面看到往期多友们在一起，像朋友更像亲人。来城大之前，我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一期多友，但是离开城大之后，我知道，这些人在你的生命中以独特的模样出现，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再有。离开香港已经近一个月了，午夜梦回，我们还在一起，上课，读书，问学，行山，闲逛，喝酒，聊天。



我们这一期八个人，号称海棠七小仙儿（本来是八仙过海，但是曹书乐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就成了七小仙儿）。为什么当我的笔触行进到这里，鼻子就酸酸的，这些小仙儿的模样一个一个的蹦出，

因为你们，城大的日子美的无以复加，任何一个时候想起，温暖且亲切：

你们像我的恋人一样/让我想念/想念的时候/风住雨停/霁光浮瓦/一树海棠花/

同期的八个人中，最先认识的是徐玉兰老师，去城大之前在微信上就交流过，但是，她好像做事情不急不缓，从容淡定。每次我在微信上问她什么，她都好像不是很清楚的样子。徐玉兰老师，是怎样的的一个人呢？

自从海棠轩见她第一面就喜欢上了这个姐姐，大方、美丽、热情、细腻，而且此后，我再也没有称呼过她徐老师，一直就是玉兰姐。玉兰姐心地好，为人谦逊坦诚，骨子里有一种韧劲儿；玉兰姐能力强，既能掌控全局，让七小仙儿的相处非常的和谐，又非常的朴实率真，见心地见性情。玉兰姐就像一树盛开的玉兰花，散发着香气，不会给你压力，却让你温暖惬意，就像一家之中的长姐。我们俩第一次长谈，是从城大回海棠轩的路上，我们以学术兴趣开始，后来聊到纪录片、电影、国家形象和性别结构，后来我们从学术走向八卦（逆了李老师“从八卦走向学术”的方向），聊韩国的电影、电视剧还有明星。

每次回到住处路过她住的房间，我都会在走廊里边走边说，“姐姐我回来了”，就像回家一定要告诉姐姐一样。

后来，我给玉兰姐写了一首小诗：

住在我目光中你的目光/如玉如兰/光阴/落在酒里/醉成你喜欢的模样。

接下来，说一下陈敏老师。

小敏是我在海棠轩真正遇到的第一个多友。

晚上七点钟，我从外面回来，问前台的服务生：请问，从内地到城大访学的学者都住进来了吗？这时，你个笑容甜美的女生向我走来，未语先笑：“我是中山大学的陈敏。”

我总叫你小敏，就像叫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小敏性格内敛，但蕴藏着超强的“小宇宙”，我一直觉得小敏很不一样，虽然她很文艺，无论是她的拍的照片还是写的文字无不告诉你这是一个文艺范儿十足的女生，但是小敏却有着非常敏锐的视角，总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种对于细微的把握，可能得自于天成，

也可能是后天的习惯养成。小敏是七小仙儿中最小的一个，因此哥哥总是和小敏开开玩笑，逗逗她，却未料想，这个 80 后的女生果真了不得，几下子就把哥哥们回击的“人仰马翻”。临行之前的几天，小敏每天早晨都在微信群里发一首歌曲，离别气氛渐浓，听歌时，我们不禁潸然。小敏安静时像一株海棠花，活泼时像一个江湖女侠，大家都喜欢小敏。多日不见，小敏，你在远方可好吗？

后来，我给小敏写了一首小诗：

在我向左走的路上/遇到了你/海棠树下/巧笑倩兮/风吹起裙裾/恍惚中/你只有十八岁的年纪

接下来，说一下刘鹏老师。

我是去城大之前加的刘鹏哥的微信。可能是在边陲太久了，我真的不知道刘鹏哥是新闻传播学界翘楚杂志《新闻记者》的主编，他的名字叫@大鸟，我还说呢，你应该叫大鹏才对。后来演绎成的大鹏哥可能是据此而来吧。

如果一个人是逆时光生长，你真的无法知道在你面前的是一个资深前辈，这种尴尬或许很多年之后我都不能忘记。当小敏毕恭毕敬的叫他刘鹏老师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喊：“刘鹏，Kitty 找你。”

我一直以为刘鹏哥是 80 后，当我这么想着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得意的说，你可以继续这样想下去。但是我对刘鹏哥一直是很尊重，我称他为七小仙儿的“定海神针”，刘鹏哥大智若愚，属于嘴巴无遮拦，心里有乾坤的主儿。遇到了什么事儿，刘鹏哥慢条斯理总让我们着急的心慢下来，而且刘鹏哥善于讲故事，总是能把看起来索然无味的事情讲的山重水复风生水起生机盎然，甚至在历史的边角料中能够倒腾出一件华美的衣服来。一个学哲学出身的人，还喜欢历史和政治，最重要的还是从事新闻与传播的研究，我们只有膜拜的份儿。刘鹏哥带领我们兄弟姐妹一行人去了香港浸会大学，不仅让我们很好的了解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还听了一场很棒的讲座，那个时候的刘鹏哥，真有“老大”的范儿。传理学院的学生实践的主播台，也让我们当了一把主播，刘鹏哥“郎永淳”范儿十足。顺便八卦一下，刘鹏哥说因为我的自拍杆而让他拍了两三年都拍不到的这么多的照片，其实我想说，哥哥，哲学你是学过的，内因是动力，外因只是条件，是你骨子里有这种情结啊。

后来，我给刘鹏哥写了一首小诗：

鹏鸟飞过的天空/一片浩瀚/九万里的远/倏忽眼前/衔一缕春光/放在你的
窗口/玉兰花开/昨日重现

接下来，说一下朱鸿军老师。

鸿军曾为急着要一张我给他拍的帅照，特别真诚的喊了我一声“姐”。我一直觉得鸿军比我大，鸿军说感觉我比他大，其实我俩同岁，属于70末生人。

鸿军的第一次发言，说自己赚了白菜的钱操着总理的心，但是我觉得我和鸿军很像，或者我们70末人都很像，骨子里有情怀，理想主义精神不死，关心“家国天下”，甚至我们的提交的报告选题都如此类似。我们都在试图为如何达成“共识”而努力，朱鸿军关心网络舆论生态平衡的政治和体制的作用，我更关心如何在常识世界中重新建立共识的可能性。后来我们和李老师聊天，每次鸿军谈的问题都比较宏观和“高大上”，我想这与鸿军的工作可能有关系，我倒是真的希望这种有情怀的人能够在高层的决策中贡献智慧。鸿军平常不苟言笑，开玩笑也会脸红，为人客气，鸿军那种质朴是从泥土中长出来的感觉，真诚而自然；鸿军是一个很信守承诺的人，在城大访学期间，为了之前的某个应允，竟然一天之间往返香港和北京，只为“求靠谱”。鸿军为人低调，言语之间谦逊而谨慎，最后一次聚餐，鸿军给我们爆了一个料，就是他是朱熹的后人，及至鸿军，已有35代。突然间，鸿军身上的那种精神特质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归宿。

后来，我给鸿军写了一首小诗：

我说/你流淌着先哲的血液/情怀的基因/在你出生之前已然刻定/你莞尔而
笑/继续读书/继续/读社会学里的国家/读你心中国与家

接下来，说一下周逵老师。

其实，在城大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称呼他为小逵。

小逵这一个月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感觉香港就像小逵第N个故乡一样，熟人朋友多得不得了。还好，在那些重要的相聚时光，小逵和我们在一起。

如果用聪敏形容小逵，好像弱了一些，小逵的智商和情商都高，又非常努力和谦虚，这就非常难得了。小逵是七小仙儿中将李老师的要把“八卦学术化”

贯彻的最好的一个，我们一群人从城大回海棠轩的路上，经常是从一些八卦话题说起，当我们走到海棠轩的时候，已经从“八卦”转到严肃正式的学术话题了，而且过渡的竟是那样的水到渠成，这要归功于小逵，而且每次都意犹未尽，我们甚至希望城大到海棠轩的路，能够更长一些。

小逵能够在轻松的幽默和严肃的探讨之间自如的转换，能够将生命的体验和学术的思考有机的结合，因此总有独特的视角和发现的眼光。学问，一为学，二为问，分享课上，每次问题最多的差不多就是小逵了，而且他英语极好，要谢谢他每次都有那么多问题，不断激发大家讨论的热情，也让老师们将未尽之言在讨论中表达出来。小逵兼有江南男子的优雅和细腻同时又有北方男人的好爽和大气，与小逵的相处轻松愉快，笑声不断。

小逵是我们七个人最后一个离开海棠轩的，他说他喜欢把所有人送别之后，然后自己一个人离开。小逵送我到九龙塘地铁站，高高的小逵拥抱了我这个小小的姐姐。他拍了照片，发到了微信群里，说“送走了我姐，人生若只如初见”。

后来，我写了一首诗给小逵：

你喜欢聆听/尤喜欢交流/每次提问/历史纷至沓来/逻辑陡然清晰/思考的满意/是最高的自我奖励/我们微笑看你/那一刻/春风刚好歇脚/海棠轩里

海棠七小仙儿中压轴说的，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班长陈经超老师。

班长是个热心细致的台湾男人，他来海棠轩报到之后，就在群里给我们攻略和导航各种事宜。海棠轩三姐妹甫一见面，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选经超担任班长，事实证明，女人的直觉总是对的。

关于班长的好，七小仙儿们已经轮番赞美过了，并且毫不吝啬自己的语词。

经超班长是典型的“理工男”。做事情秩序井然，安排工作有条不紊，分析问题逻辑谨严，做决定干脆利落，表达态度直接简明，正因为此，我们这期的多友，能够更有效也更高效的利用访学的时间，开展了很多次集体活动。有班长在，我们几乎可以“无脑”行动，只要跟着班长走，就好，班长是导航仪，班长是攻略图，班长是提款机。记得有一次班长买好船票，说谁来保管比较放心，后来自言自语的说，算了，还是我自己保管吧。

班长是“暖男”。他曾经一个人提着六瓶 yellow tail 红酒从惠康走回来，

只为大家聊天的时候可以尽兴；他曾悄无声息的准备了给女生“3.8”节日的巧克力，让女生感动不已；他曾在出行的路上不断处理上课需要和老师沟通的事情；也曾在风里借过我们大衣。有些时候，一个人的这种乐于帮助他人并让人感觉到舒服的交往，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本性。因此，当刘鹏哥将“中国好班长”颁给经超的时候，我们热烈鼓掌。

班长很可爱，嘴巴也很“坏”，但是大家都很喜欢班长，选择经超当班长，是我们七小仙儿在城大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没有之一。后来，班长家里的双胞胎小朋友轮番生病，班长非常焦心，所以决定提前离港。送别班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这期多友的情意是多么的深厚。我和玉兰姐在九龙塘地铁站，看着班长的身影消失在人海中，我们知道，七小仙儿的分别才刚刚开始。

后来，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班长：

你带着那一只蟋蟀/漂洋过海/远方/不请自来/你的确幸/遇到乐与爱/记忆中的民国/微笑苏醒/你的嘴角/春天常在

需要特别写的，还有一个风一样的女子，就是我们这一期公认的学霸，来自清华大学的曹书乐老师。

我很喜欢书乐这个名字，以书为乐，不知道书乐的父母是不是当时也是以此为初衷。虽然书乐与我们并不同住，但是每次与书乐在一起都能感到这个女子的温暖和力量，感觉她像一本耐读的书，开卷有益且充满惊喜。书乐是一个才女，学问做的也好，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聊天，她说她的学生做了某方面的研究，我说有几本书挺好的，她马上就记了下来，说一定要推荐给学生。书乐感性中不乏理性，理性中又有感性，每次他对张隆溪教授和张宏生教授的诗的精彩之句，都表现出极大的喜欢，而且在送我的书中引了张隆溪教授的一句诗“黄花舒展迎春色，回首枝头带笑看”。

后来，我写了一首小诗给书乐：

我想写一首/给你/诗中要有很多的的意象/比如/江南小镇/水木清华/英国古堡/香港城大/突然/纷纷落的意象/瞬间消失/只剩下一本书/和一个女子/读乐独乐

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逃离日常生活，也用一个月的时间面对自己的内心，这是一次自我放逐，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而且与你一起放逐的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人。我们对话、交流、调侃也惺惺相惜。我想这是我们的幸运吧。我们遇见，我们惜别，不过我愿意用村上春树的一句话来寄语，“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离港候机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里面有我们八个人的名字，意象虽然简单，但是情深沉。

《江城子·多友别》

此去经年春晖长
情将深 意难忘
一念本心曾为诗书狂
曲水流觞得相逢
觥筹间 话周郎

鹏起鸿飞各还乡
人如旧 几时忙
多闻相惜 把酒诉衷肠
玉兰花开春向晚
柳絮飞 念海棠



笔行至此，仍有未尽之言。或许，在城大的一个月，就是这样的一些时刻，无论多么的匆促和短暂，但是，庆幸，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月。我想说的，太多，我说出的，又很少，我一直想说的，总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

2016年4月26日

中国 沈阳